



鮮人鮮事

司馬二遷

你說抽象不抽象？居然有人要敝人把敝班上許多「鮮」人「鮮」事，用「生花妙筆」勾畫出來為時空寫一篇文章，這是太史公的勾當嗎！是要留傳千古，做百世警語的，如此重責大任敝人實在承受不起。不過，話說回來，既是主編找上了敝人，是他眼睛長錯了地方，自己找的，即便是敝人稍稍地把它惡搞一下，想來責任也不是敝人應當，再者，言不及義敝人一向極為拿手，因此這篇狗屁如果看污了你的眼睛，去找主編，可別找敝人。

物四有幾個傢伙是很耐煩的，又有幾個傢伙天生是愛糗人的。有一次，一票傢伙坐在大王椰子樹下晒太阳，一個蠻正的性子陪著一個——不是我在講一稍差的馬子走路，阿均見了心有所感：「哇！我覺得這實在他媽的很不公平，不知道上帝是怎麼配的！」碰巧那一陣子 FÜNF 心情不好，馬上就回了一句：「阿均哪！你每次在叫把不到正馬子，如果真的要馬子配正性子，我看你呀！早閃一邊去了！」，如果你也在場——不是我在講——保證你笑歪肚皮，而阿均呢，你實在在他那黑黑的臉上看不出什麼被糗的痕跡。

叫物實在是一個很抽象的角色，他跟陳小弟是班上兩個隨身攜帶梳子的傢伙。FÜNF 說：「如果沒

有人帶著叫物一起吃午飯，搞不好叫物就搔搔腦袋，不吃了。」。又有一次，叫物跟著一個傢伙——忘了是誰，大概是老板——一起出校門，叫物是要回家的，老板的公共汽車來了，叫物卻跟了上去，兩人一路無話，一直到了老板家門口，叫物才驀然警覺，他問老板：「我到你家來幹嘛？」

物四這票傢伙裏面，喜歡喝酒和自稱喜歡喝酒的傢伙是一捆一捆的，有些傢伙喝了酒話就多，有些傢伙喝了酒就會講笑話，還有些傢伙喝了酒老是會醉。有一次，歐西在大學口喝了酒，花了一個小時才回到十一宿舍。還有一個現在已不是物理系的傢伙，有一次也是在大學口喝了酒，半夜十二點多人都散了，他老先生早上六點鐘才到十一宿舍找床睡覺，身上一票爛陰溝泥，想來已是在某「渠道」裡睡過一覺了。

傅衍是一個挺會講笑話的傢伙，每天早上一到學校，就會有人問傅衍有沒有笑話，傅衍就會掏出一口袋笑話讓大家選。傅衍的笑話不是他家附近發生的仙事，就是他老弟的同學眼見的糗事，而每一個笑話都夠你笑上一整天，有一次，在阿均家的沙發上，有三個傢伙睡在傅衍身上，傅衍學某一次某臺大心理系教授在建中的演講：「在一個春天的晚上，有兩隻貓在談戀愛……」，把睡在他身上的三個人笑得滾下沙發，半天爬不起來。

物四這票傢伙天生有群居性，常常一票人殺到某個冤大頭家搞他一頓。歐伯生日，一票傢伙殺到他家吃火鍋，喝掉兩瓶竹葉青外帶半瓶黑葡萄。有一次在 BEAR 家，一群蝗蟲把所有開了瓶的酒一掃而空。阿均家的地板上，曾經有一票傢伙拱豬拱到後龍——再下去就是通霄。某年暑假，幾個傢伙說要半夜抓青蛙，結果卻是跑到歐西家拱了半夜豬，把叫物拱得以後再聽到拱豬就想吐。

又有一個抽象的角色是阿丹，如果你是一個粗心的傢伙，你一定會以為阿丹是電機系的。如果你發現某一門課連傅衍都不做筆記，而阿丹還是抄歪了，那實在是沒什麼好驚奇的。阿丹還是一個「電路」包，每一次碰到了什麼問題，一票傢伙吵翻了天，只要阿丹插得上嘴，你一定會聽到：「啊——這個電路鞋裡面有講啦！」